

戏中戏

版本：

清代小说。七回。

作者：

不题撰人。

内容：

本书为《比目鱼》的上部。叙述谭楚玉和刘藐姑夫妻偕亡守节的故事。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衙巧说情人
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诗曰：

无事年来操不律，古今到处搜奇迹。

戏在戏中寻不出，教人枉费探求力。

这四句诗，只为人生在世，最大者莫过于人伦，最重者莫过于夫妇。男婚女配，是人间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于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许多异事。

且说本传中一人，家住襄阳，姓谭，名士珩，字楚玉。万有在脑，一贫彻骨。虽叨世胄，耻说华宗；尽有高亲，羞为仰俯。襁褓识过人，曾噪神童之誉；髫龄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夙慧未忘，读异书如逢故物；天才独擅，操弱管似运神机。不幸早丧二亲，终鲜兄弟。只因世态炎凉，那些故乡的亲友，见他一贫如洗，未免罢肉眼相看，不能知重，故此离了故土，遨游四方。学太史公读书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师益友，使笔底无局促之形，胸中有活泼之气。一向担簦负笈，往来吴越之间，替坊间选些诗艺，又带便卖些诗文。那些润笔之资，也可糊口。只是年已弱冠，还不曾聘家室，未免伶仃孤寂。尽有那不解的事，只说他手内空乏，不能婚娶；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不是有了钱钞，就容易娶得来的。正合着古语两句：“若非两间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这段姻缘好难遇。

谭生一日想道：“我今来到三衢地方，闻得这边女旦极多，演的都是戏台

。今早有几个朋友约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笔债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谭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谭生道：“也罢，我且立在路旁，待他们过去，我自有道理。”话犹未了，只见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秃的，也有瞎的；也有俗人，也有和尚。正行之间，有一妇人高声叫云：“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若拿出来便罢，若不拿出来，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罢，众人都不理，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微微的冷笑。旁人说：“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众人上去一搜，果然藏在和尚袖里。众人说：“给我一齐动手！”和尚说：“不要如此，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我实有用他处。”众人说：“你用他做甚？”和尚说：“别无用处，待我面壁九年之后，将来挂在杖上，做一双履西归。”众人大笑之间，和尚一溜而去。

又见女旦前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挨肩擦背，眼邪脚歪，就像推车的一般。谭生云：“这些男子妇人，好没要紧。那戏有甚么好处，就这等的挨挨挤挤，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正说之间，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也在其中。遂上前问说：“这戏有甚么好处呢？”二人答云：“这戏名为舞霓班，一班之中个个都好。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叫做刘绛仙。那声容不必说了，我若说出她的容貌，兄就是老道学，恐亦难于不动心了。有几句现成的批语，你且听我道来：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高，损之一寸则太短。”谭生云：“恐怕将誉过实。”二人说：“兄若不信，迟一两日，还有台戏要演，亲来观看就是了。”谭生云：“如此最妙。”遂口唱数语云：“

国色从来不易逢，休将花眼辨花容。

饶伊此际施高论，眼到花前自解庸。”

话说刘绛仙丈夫，名唤刘文卿，也在班中做戏。自从得了绛仙，遂挣起一分大家私。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都不能够致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只因他的姿色原好，又亏二郎神保佑。走上台去，就像仙女临凡一般，另是一种体态。又兼他的记性极高，当初学戏的时节，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一到登场，不拘做甚么脚色，要他妆男就做生，要他妆女就做旦，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老实的看了，也要风流起来；怪吝的遇了，也要撒漫起来。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到那桩事上，其风流更不必说了。所以多则分她半股家私，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不上十年，挣起许多家产，也够得发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名叫藐姑，年方一十四岁。他的容颜记性，又在他母亲之上。止教他读书，还不曾学戏。那些文词翰墨之事，早已件件精通，将来做起戏来，还不知怎么样得利。

绛仙一日无事，将他唤出，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动人的方法。绛

仙说：“我儿，你今年十四岁，也不小了。你爹爹要另合新班，同你一齐学戏，那些歌容舞态，不愁你演习不来。只是做女旦的人，另有个挣钱的法子，不在戏文里面，须要自小学会方好。”藐姑说：“母亲，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也尽可度日，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事，孩儿不愿学他。就要孩儿学戏，也只好在戏文里面，趁些本分钱财罢了。若要我丧了廉耻，坏了名节，去做别样的事，那是断断不能的。”

绛仙说：“做爹娘的，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你倒这等迂拙起来。我们这样妇人，顾甚么名节，惜甚么廉耻，只要把主意拿定了，与男子相交的时节，只当也是做戏一般。他便认真，我只当假，把云雨繆绸之事，看得淡些。一则身子不受亏；二则这就是守节了，何须恁般拘执呢！古语说的好：烟花门第怎容拘泥，拚着些假意虚情，去换他真财实惠。把凤衾鸳被，都认做戏场余地。我做娘的，也不叫你十分滥交，逢人就接，遇人就睡。有三句秘诀，传授与你。你若肯依计而行，还你名实兼收，贤愚共赏，一生受用不尽。听我道来：叫做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藐姑说：“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绛仙云：“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玩耍，一般与人调情。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不许他到口。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藐姑道：“那许名不许实？”绛仙道：“若有富贵大贾、公子王孙，要与我做实事的，我口便许他，只是你故延捱，不使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藐姑道：“那许谋不许得呢？”绛仙道：“若遇那些痴心子弟，与我们相厚了，要出大块银子，买我从良，我便极口应允，使他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到了后日，只当做场春梦，决不肯把身子嫁他，这叫做许谋不许得。”藐姑云：“既舍不得身子，为甚么不直言回他，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绛仙道：“我儿，你不知道，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馋人遇着酒肉，只可使他闻香，不可使他到口。若一到口，他的心事就完了，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来得热闹。”

他二人正说之间，刘文卿来到门内说：“合的小班，今已十有八九，要起个班名纔好。我儿，你是极聪明的，想出两个字来。”藐姑说：“既是小班，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叫做『玉笋』班罢。”文卿说：“两字甚好，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待我写个招帖，贴在门首，自然有人来做。”上写云：“本家新合玉笋班，名色俱备，只少净脚一名，愿入班者，速来赐教。”藐姑说：“既要孩儿学戏，孩儿不敢不依。只是一件，但凡忠孝节义，有关名教的戏文，孩儿便学。那些淫词艳曲，做来要坏廉耻，丧名节的，孩儿断不学他。”文卿说：“这是容易的。”藐姑口虽不言，心内暗想云：“那个做正生的

，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倘是俊俏的，也就是我的福了。”遂作诗一首。诗曰：

玉笋佳名确不易，小班更比大班奇。
饶伊擅尽当场巧，究竟原非妇所宜。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时刻在心。两三日之后，二位朋友说：“今日有戏，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谭生云：“如此，妙，妙！”三人遂携手而行。及至到了戏场台上，还不曾有人。其友云：“想是梨园子弟未到，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站上一会，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先把他凌波俏步，领略一番，然后跟他去看戏，有何不可。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我和你立在此处，倒可以识别真才。”谭生说：“同是一个人，怎么有两样姿色。”其友云：“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场上那床毡条，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极会凌丑妇、帮佳人。丑陋的走上去，愈加丑陋；标致的走上去，分外标致。兄若不信，请验一番就是了。”说话之间，见一伙人拥挤而至。谭生云：“所谓刘绛仙者，就是前面那一位么？”其友云：“正是。小弟的说话，可也赞的不差？”谭生云：“也不过如此。”其友云：“妇人的姿色，到这般地步，也够得紧了，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

谭生云：“方纔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难道不是天香国色？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全不赏鉴，倒把寻常的姿色，那般抬举起来。”其友云：“那是他的亲生女儿，叫做藐姑，带在身边学戏的。据小弟看来，好便是好，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谭生心内想道：“这位女子，就像胎里的明珠、璞中的美玉，全然不曾琢磨的。非具别眼的人，那能识认得出！这种道理，不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使他们知道。若使见知于人，则天下之宝，我必不能独得矣。也罢，我且依他说个不好，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虽如此说，既要结识他，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相与起头纔好。我且随众人看戏，待他戏完之后，回去的时节，尾在后面，看他家住那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遂转身云：“毕竟是兄识货，方纔那个女子，初见便好，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还去看戏要紧，不要耽搁了戏。”这正是：

当场一刻胜千金，莫把闲词误寸阴。

其友也口号一绝云：

拉友观场破寂寥，评声论色兴偏饶。

非关举世无明眼，天与忽然秘阿娇。

及至到了戏场，早本已开演的是《西施归湖》，接的是《挑帘成衣》。真个是人人的夸好，个个称强。只是谭生心中，别有所属，所以唱的虽好，也恨他不一时散场，早些归家。到了杀戏的时节，谭生挤在人空里，一直送他到家，还觉余兴未尽，亦唯赞叹而已。及归到下处，饮了几杯闷酒，用了几杯闷茶，心即欲睡，那里一时睡的着。这正所谓：“不见可好，不动所欲。”遂自叹云：“我自遇刘藐姑，不觉神魂飞越。此等尤物，不但近来罕有，只怕自古及今，也未曾生得几个。我是个种情人，怎肯交臂而失之？日间送他回去，认了所住的地方，又访问他邻人，知道此女出身虽贱，志愿颇高，学戏之事，也非其本念。若是遇了小生，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只是一件，闻得他的父母，虽然教他学戏，又防闲得极严，不是顾名节，单为蓄钱财。韞椟而藏之心，正为待价而沽之地。我也曾千方百计，要想个进身之阶，再没有一条门路。止得一计可以进身，又嫌他是条下策，非是我读书人所为。他门上贴着纸条，要招一名净脚。若肯投入班中，与他一同学戏，那姻缘之事，就可以拿定九分了。只是这桩营业，岂是我们做得的！”

辗转久之，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也罢，学戏之事，虽有妨于名教；钟情之语，昔见谅于前人，我如今说不得了。且从入班去，或者戏还不曾学成，把好事先弄上手。得了把柄，即使抽身，连花脸都不消涂得，也未可知。”竟收拾前去罢。

枳棘原非凤所栖，求凰因使路途迷。

生前结下姻缘债，借口贤人赋简兮。

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前日贴了招帖，也不见有人来应允。文卿与绛仙道：“我已约了一位名师，定于今日开馆，等不的脚色齐备，先把有的教习起来。等做净的到了，补上也未迟。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等先生与众人来了，好烧纸，我且在门首站之。”说罢，遂走出门来观望，正值谭楚玉。谭生上前拱手云：“此位就是刘师傅么？小生姓谭名楚玉。闻得府上新合小班少一名净脚，特来相投。”文卿听说，喜不自胜，答道：“怎么，你是一位斯文朋友，竟肯来学戏？这等说，真小班之福也。既然如此，等众人来了，一同开馆就是了。你且在里边请坐。”

少顷，众人俱到，大家见过了礼，师父也来了。文卿说：“叫孩子们，一面请姑娘出来，拜见师父；一面取三牲祭礼，好祭二郎神。”谭生云：“甚么叫做二郎神？”文卿说：“你不知道，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的。不像儒释道的教主，都有口眷，不

记人的小过。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不是降灾降祸，就是生病生疮。你都记在心中，切不可犯他的忌讳。”谭生说：“这等忌的是甚么事？求师傅略道几件。”文卿云：“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规矩，做那不端之事。或是以长戏幼，或是以男谗女，这是他极计较的。”谭生听了，心中想道：“这等说起来，我的门路又走错了。如今来到这边，又转不去了，却怎么处？”

正在愁闷之际，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说：“我儿，这是你师傅，朝上行礼。”又指着众人说：“这是你同班兄弟，都过来见了。”藐姑一见谭生，不觉惊讶道：“这是一位书生，前日在路上遇见的，他怎么也来学戏？诘非足件异事。”既而见楚玉，不时将他暗窥，遂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虽是如此，只因奴家一人，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不惜躬亲。叫奴家心中，如何承当的起。”二人眉睫之间，自不必说。

且说文卿对师父云：“脚色已竟派定，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我从今日起，把他们的座位也派定了。各人坐在一处，不许交头接耳。若有犯规的，要求先生责治。”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说：“我若与他坐在一块，就便易多少了。”谁知众脚色里面，独有生旦的戏多，又不时要登答问对，须要坐在一处，其余却是任意派定。藐姑是个旦角，楚玉是个武角，他心虽勉强，如何能到一处。及至派定，先生随意拈曲一只，众取箸作板，唱了一只同场曲子。文卿说：“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请一同进来饮了。一则是敬先生，二则是会同窗。”正是：

同班兄弟似天伦，男女何尝隔不亲。

须识戏房无内外，关防自有二郎神。

到了散席之后，藐姑归到绣房，心中想云：“我看这位书生，不但仪容俊雅，又且气度从容，岂是个寻常人物！决没有无故入班，来学戏之理。那日在途间，他十分顾盼我。今日此来，一定是为我了。谭郎，你但知香脆之可亲，不觉倡优之为贱。欲得同堂以肄业，甘为花面而不辞。这等看来，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种情人了，我如何辜负的你。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又做了这般的营业，料想不能出头。不如认定了他，做个终身之靠罢。今日这一拜，只当是暗缔姻亲，预拜天地；那些众人，权当是催妆姻戚，扶拜的梅香。是便是了，你既有心学戏，就该做个正生。我与你夫妇相称，这些口角的便宜，也不该别人讨去，为甚么做起花面来？”这正是：

莫怪姻缘多错配，戏场生旦也参差。

“我从来是心劲的人，今日一见了他，不觉神情恍惚，至今不能成寐，这便如何是好？也罢，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缪绸的衷情，枕边的言语，床上的鸳鸯

，想象他一番。虽不能饥食渴饮，亦未必不望梅止渴。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再作道理。”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藐姑思念楚玉，自是不必说的了。楚玉也自想道：“我为着刘藐姑，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并弃终身的名节。只道入班之后，就与至亲骨肉一般，内外也可以不分，嫌也可以不避，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更比人家不同。极浑杂之中，又有极分别去处。但凡做女旦的，普天下之人，都可以调戏的，独有同班弟兄，倒调戏不得。这个陋习，不知甚么人创起。又说有个二郎神，单管这些闲事，一发荒唐可笑。所以这学戏里面，不但有先生拘束，父母提防，连那同班的人，都要互相稽察。小生入班一月，莫说别样的事难行，就是寒暄，也不曾叙得一句。只好借眉眼传情，规模示意罢了。这刻刻相见的想思，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

且说这班人，除谭生之外，俱是本处后生，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昼夜俱在馆内。楚玉与藐姑，虽是面目相关，其实话也不曾说。一日早饭后，藐姑到了馆内，恰值别的俱各未来，惟有楚玉一身。楚玉一见，又喜又惧。迎着藐姑道：“这可怎么样呢？”藐姑捏着楚玉的手，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虽是两口相亲，却无一言相对，正合着古语二句：“满怀尽是心腹事，及至相逢半句无。”藐姑道：“这屋后有闲房半间，虽是茸茅不堪，却是人迹罕到。你我到彼，略偿素愿何如？”楚玉说：“如此最好。”

二人足方出门，忽闻户外有人进来，遂各慌忙上位。藐姑桃腮添朱，楚玉手足无措。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那些事全然未晓，所以不曾看出马脚。一步三趋，进门来道：“暖哟！我说我来早，还有早行人。咱三个趁之师父未到，想个法儿玩玩罢。若师父来，又要受他的拘束了。”藐姑道：“做么玩呢？”丑说：“背趟趟罢。”楚玉有些不肯，藐姑以目视之，楚玉道：“如此妙极！谁先背谁呢？”丑说：“你先背我。”楚玉道：“你先背我。”二人争论不已。

藐姑道：“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我再各背你们一趟，就均匀了。”藐姑心里虽是立意要占他们的便宜，其实还别有所思，小丑那里知道。遂推楚玉说：“你先背他。”楚玉说：“你先背他。”藐姑道：“论长幼，该谭兄先背我。”楚玉说：“如此，你就上在西头椅子上，我背到你东头，回来还送在你椅子上，就算一趟。”丑说：“我也是如此，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藐姑遂将

一双小小的金莲挠起，又把两支掺掺的柔荑，搭在楚玉的膀臂上。先摸他嘴，继摸他喉。楚玉遂笑不能止，丑亦欢天呼地。那楚玉的两手，在藐姑臀下，亦自不必说了。

谁想到东头，尚未及转身，先生来了。闻的馆内呼唤不相，遂咳嗽了一声。他三人就像迷窝的老鼠一般，各自寻位坐定。先生进来道：“你三个为何这等的喧哗？快些与我说来！”小丑说：“我三个在这里念的是脚本，并没胡闹。”先生道：“且自由你，待明日背不会脚本，我再与你们算账！”自此以后，任他两个欲火炽盛，听的先生咳嗽一声，就如倒倾北海的一般，将那火儿灭的干干净净。所以将近三月，并不从相续片时。

楚玉想道：“我如今没奈何，只得把入班的苦心，求婚的私意，写下一封密札，团作一个纸团。等到念脚本的时节，趁着众人不见，丢在他怀里去。他看见了，自然有个回音。只是一件，万一被众人拾了，却怎么处！也罢，我有道理，这一班蠢才，字虽识得几个，都是不通文理的。我如今把书中的词意，放深奥些，多写几个难字在里面，莫说众人看见全然不解，就是拿住真赃，送与他的父母，只怕也寻不出破绽来。我想有心学戏，自然该学做正生。一来冠裳齐整，还有些儒者气象；二者就使前世无缘，不能与他配合，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一声『妻』，他叫一声『夫』，应破了这场春梦也是好的。只可恨脚色定了，改换不得。我今把这个意思也写在上面，求在他令尊面前，说个方便，把我改做正生，或者邀天之幸，依了他也不可。”

将书缩做丸，不但传幽秘。

聊当结同心，稍示团圆意。

到了次日饭后，一班俱到。生对众人说：“我们这一班兄弟，学了个把月戏文，还不曾会得一两本。谁想做旦的刘藐姑，与做净的谭楚玉，他两个记性极好。如今念熟了许多，我们只是赶他不上。师父昨日说，今日要考较我们，大家都要仔细。”丑说：“都是净、旦两个不好，他俩个要卖弄聪明，故此显得我们不济。藐姑是师父的女儿，不好打他，小谭那个畜生，断然放他不过。我今日不受打便罢，若受了打，定要拿他出气。”生说：“别样也还可恕，最恼他戴了方巾，要充个斯文的模样。我和你一齐动手，定要扯他的下来。师父来了，我们各人上位。”

正说之间，先生来了。说道：“你们把念的脚本，都拿上来，待我提你一提，提一句，就要背到底。背得出就罢，背不出的，都要重打。”藐姑与楚玉是昨日背过的了。叫末说：“拿你的来。”末说：“学生只念得一本。”先生说：“他们极不济的，也有两本，你只得一本，这等且拿来。『提云风尘暗四

郊』这是那一本上的。”答云：“这是《红拂记》上的牌名，叫做节节高。”先生说：“且饶你，下次务期多念几本。”又叫净云：“拿你的来。”净答云：“我的极熟，不用背罢。”先生云：“胡说，快拿来。”净暗叫楚玉说：“我若背不出，烦你提一提，我有酬谢你的去处。”小丑方纔说：“都是你卖弄聪明，显得他不济，要拿你出气哩！你若肯提我，我就帮你打他；你若不肯，我就帮他打你。”楚玉说：“你放心去背，我提你就是了。”先生提云：“寄命托孤经，史载。”楚玉低声对丑云：“这是《金丸记》上的牌名，叫做三学士。”丑遂高声背下。师父又叫正生说：“拿你的来背。”正生说：“他央人提得，我难道央人提不得么？藐姑于我坐在一处，不免央她。”对藐姑说：“好姐姐，央你提一提，我明日买汗巾送你。”藐姑说：“使得。”正生遂将脚本送上。先生提云：“叹双亲把儿指望。”正生对藐姑做眼色，藐姑背笑说：“我恨得打死这个狗才，好把谭郎顶替，为甚么肯提他。”先生打正生头云：“怎么全不则声。”正生说：“曲子是烂熟的，只有牌名不记得。先生说：“这等免背牌名，只背曲子罢。”正生遂将叹双亲句唱了一遍。先生说：“怎么我提一句，你也只背一句，难道有七个字的曲子么？”正生说：“我原是烂熟的，只因说了几句话，就打断了。”先生说：“如此再提你几句：教儿读古圣文章。”正生也只将二句高唱一遍。先生说：“往下背。”正生说：“我念念再背就熟了。”先生怒说：“有这等蠢才，做正生的人，一句曲子也说不得。谭楚玉是个花面，这等聪明，只怕连你的曲子，他也记得哩。谭楚玉与我背来。”楚玉答云：“这是《浣纱记》上的牌名，叫做江儿水。”先生说：“好！记又记得清，唱又唱的好。你听了羞也不羞？如今起来领打！”遂将他打了十余下说：“以后再背不出，活活的打死你。快去念来！”

先生说：“我出去拜客就来，不要吝气，也不可交头接耳，说甚闲话。”众人说：“晓得。”遂拂衣而出。正生下位，对丑：“先时说的话，你都记的么？”丑说：“记得。”心中想云：“他要打小谭，叫我做个帮手，我想小谭提我的曲子，怎么好打他？也罢，口便帮他骂几句，待他交手的时节，我把拳头帮着谭，着实捶他一顿，岂不是个两全之法。”对正生说：“我帮你就是了。”正生遂向楚玉说：“你学你的戏，我学我的戏，为甚么在师父面前，弄这样聪明，带累我吃打？”谭生说：“是师父叫我唱来，与我何干？”正生说：“就是师父叫你唱，你该回他不记得罢了。为甚么当真唱起来！”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说：“你既然学戏，自然该像我们，也带一顶帽子。为甚么顶了这个龟盖？难道你识几个字，就比我们两样么？众位快动手。”净说：“大家捶这狗头。”

三人打在一团。净口里骂的是楚玉，手里打的却是正生，三转两扭，遂将

正生扑在地下，藐姑心下想道：“我假意去拉劝，一来捏住谭郎的手，与他粘一粘皮肉，也是好的；二来帮着谭郎，也捶他几下，替谭郎出口气儿。”上前捏住谭生的手，谭生会意，遂将藐姑一拉，藐姑遂将身一就，趁着众人不防，虽未能尽情如意，亦不免两口相亲。净按着正生的头，楚玉一手拉着藐姑，一手去打正生。副净在旁解劝，正生在地下哭骂。

外说：“劝他们不住，待我假装师父的声口，吆喝他几声，他们自然惊散。”遂到门外，大声叫云：“是那几个畜生，在里面胡吵，快些开门！待我进来。”果然惊散，各坐原位，去念各人的脚本。外遂并手摇摆而上。方纔啰唳的那几个，教人好不生气。众人见不是师父，又各吵闹起来。外说：“当真待来了，大家念几句罢。”藐姑上位，心中说：“方纔劝他的时节，谭郎递一件东西与我，不知甚么对象，待我看来。”及至看了一遍，遂点头云：“原来如此，我有心写一回字，又没法递与他。也罢，我看这一班蠢才，都是没窍的，待我把回他的话，编做一只曲子，高声唱与他听，众人只说念脚本，他们那里知道。”遂对众人说：“这两只曲子倒有些意味，待我唱他一遍：『

金络索来缄，意太微。知是防奸宄，两下里，似锁钥相投，有甚的难猜迷。心儿早属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相依。

你为我无端屈志，增憔悴，好教我难为意！将他改作伊，正合奴心意。欲劝爹行，又怕生疑忌。我细思，有妙机，告君知，会合的机关在别离，这成群鸷鸟不忌唳！』”

楚玉听道：“有这等聪明女子，竟把回书对了众人高声朗诵起来。只有小生明白，那些愚人，如在梦中一般。这等看来，他的聪明还在小生之上。前面那一只，是许我的婚姻；后面那一只，是叫我改净为生之法。说这一般之中，只有我好，其余都是没干的。教我在他父亲面前，只说不肯做净。要辞他回去，不怕不留我做生，果然是个妙法。等师父回来，依计而行便了。”

他师父回来道：“

出访戏朋友，归教戏门人。

般般都是戏，只有撰钱真。

问你们的功课都做完了么？”众人说：“做完了。”先生云：“你们都去罢。”惟有楚玉端然不动。先生说：“你为何不走？”楚玉说：“有话要讲，所以不去，求先生唤东家出来。”文卿出来道：“

西席呼声急，东家愁闷深。

不因催节礼，定是索束金。

先生叫弟，有何商意？”

先生云：“这个学生，叫我请你。他说拜别师父，叩谢主人，明日要家去

哩。”文卿说：“如今学会了戏，正要出做生意，怎么倒要回去呢？”楚玉说：“我初来的时节，只说做大净的，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图几笔脸，做到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英雄本色。谁想十本戏里面，止有一两本做君子，其余都做小人，一毫体面也没有，岂是人做的事！”先生说：“你既不肯做花面，就该明说，为甚么要走呢？”文卿说：“既然如此，你就拣一个脚色就是了，正旦是我儿，移动不得，老旦认一脚色罢。”楚玉说：“把个须眉男子，扮做巾幗妇人，岂不失了丈夫之体？”文卿说：“做小生何如？”楚玉说：“这个脚色，还将就得，只是一件，那戏文里面的小生，不是因人成事，就是助人功名，再不见他自立门户，也不像我做的。”先生云：“这等说起来，他的意思，明明要做正生了，我看他的喉咙身段，倒是个做生的材料。不如依了他罢。”文卿说：“众脚色里面，惟有生、旦最苦。上场的时节多，下场的时节少，没有一只大曲子不是他唱，只怕你读书之人，受不得这般劳碌。”楚玉说：“不将辛苦意，难取世间财。只要令媛受的就受的，我和他有苦同受，有福同享，就是了。”文卿说：“把那做生的与你调过来，你做正生，他做花面，再没得说了。”楚玉说：“既然如此，只得勉强从下。我老实对你说罢，起先入班还是假的，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

从来净脚由生改，今日生由净脚升。

欲借戏场风仕局，莫将资格限才能。

楚玉自从改净以后，学戏的时节，与藐姑坐位相连；唱曲的时节，与藐姑夫妻相称，虽未能同衾共枕，较视从前，也就便宜多少了。欲知他二人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楚玉与藐姑以手示意，以目传情，向是不必说了。且说埠镇上，有一个财主乡宦，名唤钱万贯。他家金银堆积如山，谷米因陈似土。良田散满在各邑，纳不尽东西南北的钱粮。资财放遍在人头，收不了春夏秋冬的利息。用豪奴，使狠仆，叫做“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爪牙始惊人。”娶美妾，蓄妖姬，叫做“乞食齐人尚有家，富人怎不骄妾妻！”这也还是件小事。自古道：“财旺生官。”就是中了举人、进士，也要破几两少钞。做纱帽的铺户，不曾见他白送与人。又听得官高必险，反不若他异路前程。做不到十分显职，卷地皮的典史，不曾见有特本参他。这等看将起来，他这一位大大的财主，小小的乡绅，也甚做得过。所以他出门则顶其肚皮而摇摆，居然员外气象；在家则高其声而吆喝，宛然官府排场。

一日，对众人说：“我钱万贯自从纳粟以后，选在极富庶的地方，做了一任县佐。趁了无数的银子，做了未及三年，就被我急流勇退，告了终身的假，急急的衣锦还乡。如今凡拜县官，都用治生帖子，他一般也来回拜。那些租户、债户见了，吓的毛骨悚然。欠了一升一合，一钱一分，就要写帖子送他，谁敢不来还纳！看来不亏别样，亏我这个住处住的好，不在城而在乡，若还住在城市之中，那举人、进士，多不过我这个小路前程，如何能充人呢！只是住在乡间，也有一件不好，那些公祖父母，无故不肯下乡。我这些威风，一年之中装不上一两次，白白的把一顶纱帽，一件圆领，都收旧了。今日闻得本县三衙要巡历各乡，清查牌甲。少不得一到本处，就要来拜我。地方上办了酒席，少不得请我去陪他，这场威风又使得着了。叫家僮，你乘此机会，把一应田租账目清理一番，有拖欠的，不免开送三衙，求他追比起来。一则清理今年的账目，多得些利钱；二则借此示众，免的与我淘气。”

说话之间，见十数个身穿蓝布粗衣，头带卷边毡帽的乡里人，都跪下道：“我们是地方总甲。只因本县三衙要来清查牌甲，其实往年的旧规不过要些常例钱，少不得出在这里中。如今都敛齐了，只是我们送他，恐怕客多嫌少，不肯就接。要求钱爷，发个名帖，然后送，觉得有体有面些。从来官府下乡，定有一桌下马饭。我们也预备下了，要请钱爷做个陪客。凡有不周之处，官府计较起来，都要求钱爷方便一声。”万贯说：“我的帖子，是从来不肯轻发的。况且身子有些不受用，陪不得酒，你们去另请别人罢。”众人说：“我这镇上，只有你一位乡绅，那里还有第二个。”万贯说：“就是你们自己罢了，何必定要乡绅。”众人说：“钱爷取笑了，我们做百姓的，如何敢用帖子，如何敢做陪客。”万贯说：“哦！原来官民二字，也有些分辨么。既然如此，你们平日为何大模大样，全不放我在眼里？”众人说：“我们尊敬的是钱爷，怎么倒说我不敬呢？”旁边一个家人，跪下禀道：“这些人不是租户就是债户，个个都有些账目不曾清楚。”万贯道：“如何？你们既然尊敬我，为甚不肯还账？我如今正要开送三衙，叫他当面追比，恨不得打断你们的狗筋，还肯管你这样闲事！”众人听说，魂不附体。说道：“不消送官，待我们还就是了。”

万贯说：“既然如此，我看地方面上，替你们装个体面，把敛来的银子，都放在这边，待我替送。请官的筵席，要齐正些。必有一两样海味纔好，那些俗菜，是用不得的。且是我这两日懒待出门赴席，也要抬到这边来。地方上面，就有些不到之处，我也替你们说个方便。只是以后知事些，你们这些人，莫说别样放肆，就是称呼之间，也有些欠通。难道钱爷两个字，是生漆粘住的。那钱字下面，爷字上面，就夹不得一个字眼进去么？”众人说：“这是我

们不知事，自今以后，加上一个字眼，叫钱老爷就是了。”万贯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多叫几声，补了以前的数。”众人连叫了几声，万贯连应了几声。众人叫的紧，万贯应的也紧。及至叫完，万贯将大头点了数点，笑道：“这纔是个道理。你们说的话，都完了么？你老爷身困倦，要进去睡了。你们有事者奏来，无事者退班。”众人说：“还有一件大事，要禀告钱老爷。那平浪侯晏公，是本境的香老。这位神道，极有灵验的。每年十月初三，是他的圣诞，一定要演戏上寿。请问钱老爷，该定那一班戏？你分付一声，小的们好去办。”万贯说：“往年的戏都是舞霓班做。那女旦名叫刘绛仙，又与我相厚，待我差人去接他便了。”众人各唯唯而退。万贯见众人散了，随将双膝一拍，笑道：“妙，妙，妙！我钱万贯的威势，不拿来恐吓乡人，叫我到那里去使！明日官到的时节，拿他们的银子、酒席，装自家的体面威风，何等不妙！还有一件上门的生意，不可错过，等他拿了银子来，待我取下一半，只拿一半送官，且做个小小的抽丰，再做道理。叫家僮，你打听舞霓班的戏子，在哪里做戏，好着人去唤他。”家僮道：“禀老爷！舞霓班虽好，还不如玉笋班，更有名声。近来的戏，都是他做。”万贯说：“我不单为做戏，要借这个名色，与绛仙叙叙旧情，你那里知道。”家僮说：“玉笋班也有个女旦，就是绛仙的女儿，名叫藐姑。他的姿色，比他母亲更强十分。况且绛仙为照管女儿，近日离了大班，也在小班里面。”万贯说：“是他有个绝标致的女儿，我从前见过他的，如今也出来做戏了？既然如此，你速速去接。待我央他母亲做牵头，也和他相与和与。”

仆说：“但闻姊妹同归，不见娘儿并嫁。”

万贯：“阿婿就是阿爹，一身兼充二夫！”

欲知后事，观下回便明。

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衙巧说情人

话说刘绛仙自从女儿出台，又喜又恼。喜的是藐姑姿色概世，恼的是藐姑矢志不淫。一日，绛仙想道：“我刘绛仙苦了半世，只生得一个女儿，实望他强宗胜祖，挈带父母，谁料戏便做得极好，当不得性子异样，动不动要惜廉耻、顾名节。见了男子莫说别样事不肯做，就是一颦一笑，也不肯假借与人。如今来到这乡镇之间，搬演神戏。那为首的是个财主，别处虽然吝啬，在我们身上，倒肯撒漫使钱。是我的旧相识，见了我的女儿，岂有不劝喜的！只是我儿性子如此，恐也不能趁他的银子。”

及至到了镇上，见那座庙坐北向南，离庙五十余步，有一道急湍沙河。那

台子的后台，在南岸上。前台一半，搭在水里，生板是正对庙口。你说这是为何？只因是台女戏，若不搭在水里，那些没皮虎，就弄出多少事来。将台子如此一搭，台子在水里，离看戏的约有四五尺，使他只能远看，不能近前，倒也甚妙，谁知竟为藐姑与楚玉的便宜之地呢！及至吃了早饭，搭起浮桥，令戏子上台，上完了，遂将浮桥撤去。先唱了三出参神的戏，然后开了本戏。及至藐姑出台，真个如海上的仙女，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未及唱到半本，那些看的人，愚鲁的俱各口呆目邪；那些风流的，俱各手舞足蹈。真是人人夸强，个个称好！

再说那钱万贯，心中想道：“我嫖了一世的婊子，见过多少妇人，只说刘绛仙的姿色，是人中第一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比他更强十分。看了他半本戏，将我的魂也消出了一半，这便如何是好。”又想道：“他如今虽是台上的，到晚间，不过多加几两银子，就是我怀中之物了。此处难道还有挣我的不成！是便是了，怎奈我欲火炽盛，如何等的到晚上呢？也罢，等他下台用饭的时节，不免先调戏他一番，再作道理。”谁知到了饭时，别的俱各下台，目中惟少藐姑。那藐姑自从唱演以来，只在台上点心点心，就到黑方纔下来，今日也是如此。所以万贯愿望甚急，至此不觉情兴索然，虽是威振一方，却也无可奈何。因此罢刘绛仙也无心与他亲热了。

及至吃饭，上台演过晚本。万贯道：“家僮把绛仙叫来，我看他说些甚么，再作道理。”家僮道：“绛仙到了。”万贯叫他进来，绛仙见了万贯，一手摸着万贯的胡子，说道：“是你老人家，我二人一年没见，如今你反少面起来了。总是财主人家养的好，真真令人可爱。”万贯道：“你可好嘛？”绛仙答道：“我可好从何来呢？日子不如那二年，生意又不济，孩子又不听说，那像你老人家这等的受用呢。可是咱二人一年不见，不知你老人家也想我不？”万贯道：“不惟常常的想你，就是夜日也还想你。到了今日，却一毫也不想了。”绛仙说：“见了面还想个甚么呢？”万贯道：“却不是如此，我从前只说你的容貌世间无双，所以放你不下。自从今日见了令媛，谁知更比你来俊俏，我一见，就把爱你的心肠，移在令媛身上去了，所以夜日还想你，今日一毫也不想了。不知你还念往日旧交，把令媛也送来，教我享受享受不？”绛仙心中想道：“我若说不能，今夜就不能趁他的银子了。也罢，我自有道理。”对万贯道：“他的皮味与我不同，虽是一样接客，他偏要嫌好道歹，像你老人家，自然是不嫌的。但自今晚也骤然叫他就来，却是断然不能的。你老人家若不嫌他，待我明日合他细细的商议，再来说。”万贯见这番光景，不觉动起兴来了，叫家僮：“对他班内人说声，不用等他，今夜在我这里睡罢。”绛仙说：“如此，又在这里打搅你了。”万贯说：“你若不要钱，我情愿叫你常常的

打搅。”绛仙说：“爷们相厚，谁合你要钱来。”万贯说：“跟我借的粮食也是钱。”两个遂各宽衣裳，同入帐内。其中的情景声音，自是不必说了。

到了次日起来，万贯说：“今日是余账未了一齐清楚罢。”绛仙遂起身而去。及至演戏的时节，万贯左右不离，又是一天。到晚来想道：“我也曾千方百计去勾搭，他一毫也不理。想来没有别的意思，一定是不肯零卖，要拣个有钱的主人，成堆发兑的了。我如今拚着一主大钞，娶他回来做小，他母亲是极喜我的，也未必十分拒绝。自古道：见钱眼开。我兑下一千两银子，与他说话的时节，就拿来排在面前。他见了自然动火，我又有许多好话到他，不怕他不允。叫梅香与我暖起酒来伺候。”

见了绛仙道：“我前夜把令媛的事，再三托你，为甚么不见回音？”绛仙道：“不要说起，都是前世不修，生出这个怪物来，终日里与我淘气。我几次要对他讲，他见我几次要张口，就走开去了。料想那没福的东西，受你培植不起，如今还是我来替他罢。”万贯道：“我有句好话，和你商议，不知你肯不肯？若肯了，不但送你一场富贵，还替你省下许多是非，只怕你没有这般造化！你令媛不肯接人，也是有志气的所在。无非是立意从良，要嫁个好丈夫的意思。你何不依了他，多接些银子，打发他去！把银子买了妇人，教起戏来，一般好做生意。你莫怪我说，做女旦的人，若单靠做戏，那挣来的家私，也看得见。只除非像你一般，真戏也做，假戏也做，台上的戏也做，台下的戏也做，方纔趁的些银子。若像你令媛那样性情，要想他趁人家的银子，只怕也是件难事。”绛仙说：“倒也说得不差。”万贯说：“他趁不得银子来，也还是小事，只怕连你趁来的银子还要被他送了去。把人家败的净光，然后卖到他身上。那卖来的银子，又没得买人，只够还债。这件生意，就要做不成了。”绛仙说：“虽则如此，也还不到这般地位。”万贯说：“你还不知道哩！有多少王孙公子，都是有才有力的人。说他大模大样，不理人也罢了，又私意动人的风景，弄的人有面皮没处放，起了火没水泼，都要生法送你到官，出他的丑，不到散班地步不止哩！”绛仙听了道：“这等说起来，是一定该嫁的了。但不知甚么样人家纔好打发他去呢？”

万贯说：“富贵二字，是决要的了。只是一件，富也不要大富，贵也不要大贵，若富贵到极处，一来怕有祸不能够享福到头；二来怕他做起官势来，得意便好，若不得意，就苦了令媛一生。须是不大不小的财主，半高半低的乡宦，像我这样人家，纔是他的主顾。”绛仙说：“这等说起来，是你要娶他了。”万贯拱手答云：“不敢，颇有些意，只是不敢自专。你若肯荐贤，少也不好出手，竟是一千两聘金。”叫梅香：“把我兑下的财礼，抬将出来。”指着银子道：“这是五十两一封，共二十封，都是粉边细系，一厘潮的也没有。”绛

仙心说：“他起先那些话，说得一字不差。我若有了这些银子，极少也买他十个妇人，就教得一般女戏，个个趁起钱来。我这份人家，哪里发积得了？为甚么留下这个东西，终日与他淘气。”对万贯道：“就依了，只是嫁过门来，须要好生看待。”万贯说：“搁在头上过日子，决不敢轻漫他。”

万贯见他说准了，满心欢喜。遂将绛仙搂在怀中，要与如此如此。绛仙说：“起先无乎不可，如今我是老长亲了，你不得无礼。”万贯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明日做丈母，今日为夫妻，有何不可呢。”两个不觉又做起旧日的营生来了。顷刻之间，云收雨止。万贯道：“几时过门呢？我好预备预备。”绛仙说：“晏公的寿戏，只落明日一本了。等做完之后，就送他过来。”

未知藐姑果嫁万贯不曾，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却说那日戏完之后，藐姑自己想道：“奴家自与谭郎定约之后，且喜委身得人，将来料无失所。又喜得他改净为生，合着奴家的私心。别的戏的，怕的是上场，喜的是下场，上场要费力，下场好粹悚的缘故。我和他两个，却与别人相反，喜的是上场，怕的是下场。下场要避嫌疑，上场好做夫妻的缘故。一到登场的时节，他把我认做真妻子，我把他认做真丈夫，没有一句话儿不说得钻心刺骨。别人看了是戏文，我和他做的是实事。戏文当了实事做，又且乐此不疲，焉有不登峰造极之理！所以这玉笋班的名头，一日添似一日。是便是了，戏场上的夫妻，究竟当不得实事。须要生个计策，做真了纔好。几次要对母亲说，只是不好开口。如今也顾不得了，早晚之间，要把真情吐露出来，方结果了这件心事。”

看见绛仙回来，道：“母亲，你往那里去来？为何至今方回？这箱子里面可是甚么东西？”绛仙道：“我心是极明白的，你且猜上一猜。”藐姑猜道：“是添的新行头？”“不是！”“是母亲清歌换来的诗千首？”“不是！”“如此孩儿知道了，但自说不出口来。”绛仙道：“你既然猜着，就明说何妨。”“莫不是母亲遇着好事的财主，因此送来这些对象么？”“都不是！我对你说了罢，这皮箱里头的对象，就是你的替身。做娘的有了他，就不用你了。”藐姑说：“怎么，不用孩儿做戏了，这等谢天谢地。”绛仙道：“我生你一场，我只说与我一样。谁料你动不动要顾廉耻，要惜名节，所以如今弄出这件事来。”藐姑说：“母亲说的话，孩儿一些也不懂，倒求你明白讲了罢。”绛仙说：“我老实对你说，你这样心性，料想不是个挣钱的，将来还要招灾惹祸。不如做个良家的妇人，吃几碗现成饭罢。这边有个钱乡宦，他是这块

的一个大财主，从前也做过一任子官，如今告终养回家。年纪也不甚大，做人又极慷慨。他一眼看上你，要娶你做个二房夫人。等你过了门的时节，不惟你却奴使婢，受用一辈子，就是做娘的，也就托你的福了！你说好不好？做娘的已经许下他了。这箱子里面，就是他的财礼。明日戏完之后，就要送你过去了。”

藐姑听说，大惊道：“呀！有这等的奇事！我是有了丈夫的，怎么如今又许旁人？烈女不更二夫，我岂有改嫁之理！”绛仙惊问道：“你有甚么丈夫？难道做爹娘的不曾许人，你竟自家做主，许了那一个不成？”藐姑道：“孩儿怎敢自家做主，这头亲事，是爹娘一同许下的。难道因他没有财礼，就悔了亲事不成。”绛仙大惊道：“我何曾许甚么人家，只怕是你见了鬼了！既然如此，你且说我许的是那一家？那一个？你且讲来。”藐姑说：“就是那做生的谭楚玉，难道你忘了么？”绛仙道：“这一发奇了！我何曾许他来呢？”藐姑说：“他是个宦门之子，现今身列学宫，负了概世之才，取功名易如反掌。为甚么肯来学戏？只因看上了孩儿，不能够亲近，所以借学戏二字，做个进身之阶。又怕花面与正旦配合不来，故此要改做正生。这明明白白是句求亲的话，不好直讲，做一个哑谜儿与人猜的意思，爹爹与母亲都曾做过生旦，也是两位个中人，岂有解不出的道理！既然不许婚姻，就不该留他学戏；就留他学戏，也不该许他改净为生。既然两件都依，分明是允从之意了。为甚么到了如今，忽然又改变起来？这也觉得没理。”绛仙说：“好，好，好！好一个赖法！这等说起来，只消这几句巧话，就把你的身子被他赖去不成！且是婚姻大事，不论贫富，都有个媒人。就是告当官，也要有个干证。你说你的媒人是谁？你的干证是谁？”藐姑道：“你说我没有干证么？那些看戏的人，谁不说我与他，是天配的姻缘呢？且是我和他，交杯酒也不知吃过多少，夫妻也不知叫过多少，难道还不是真的么？”绛仙说：“你看这个孩子，痴又不痴，乖又不乖，说的都是些梦话！那有戏场上的夫妻，是做得准的呢？自古来做戏的甚多，你见谁做生的与旦作俦，做旦的把生认做真夫呢？”藐姑说：“天下事，别的都戏的，惟有婚姻戏不的。既要弄假，就要成真。我不像别个女旦，夜间睡的是一个，白日叫的又是一个。一些廉耻也不惜，也不顾名节是何物！孩儿是个惜廉耻、顾名节的人，不敢把戏场上的婚姻，当做假事。这个丈夫是一定要嫁的。”绛仙说：“好骂！好骂！这等说起来，我是不惜廉耻，不顾名节的了？我既然不惜廉耻，不顾名节，还有甚么母子之情呢？就逼你嫁了人，也不是甚么奇事！我且进去睡觉，待明日戏完了，我再同你讲话。难道我的货，倒由不的我么？不怕你飞上天去。”

任你百口挠婚约，

还我千金作枕头。

藐姑道：“你看他竟自进去了！谭郎，谭郎！我和你同心苦守，指望守个出头的日子，谁想到了半途，忽然生出这样事来！我那母亲见了这些银子，就如馋猴遇果，饥犬闻腥的一般。既然吞在口里，那里还肯吐将出来！这场劫数，是断不能逃的了！也罢，谭郎如今现在在外边，我不免将我的软细东西，收拾收拾，跟他夤夜逃走。明日意在一个幽密去随，连日奔往别处，再作道理。”及至到了二门，已被上了锁了。又不敢高声叫，又不能越墙而过。站了半日，回到自己房中，叹道：“谭郎，谭郎！我今既不能生随你身，我岂肯负了你的心么？罢，罢，罢！惟有一死相报了。”遂将系腰的带儿解下，系在梁头以上。又搬了一个杌子，将身一竦立在上面。此时死与未死，再听下回便知。

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话说藐姑将带儿挂在颈下，意在必死。心中怒转道：“且住！做烈妇的人，既要拚这一条性命，就该对了众人，把不肯改节的心事，明明白白诉说一番。一来使情人见了，也好当面招魂；二来使文人墨士闻之，也好做几首诗文，留个不朽！为甚么死得不明不白，做起哑节妇来！毕竟用个甚么死法纔好？有了，我们这段姻缘是在戏场上做起，就该在戏场上死节。那晏公的庙宇，恰好对着大溪，后半个戏台，虽在岸上，前半個却在水里。不如拣一出死节的戏，认真做将起来。做到其间，忽然跳下水去，岂不是自古及今，烈妇死难之中，第一件奇事么！有理，有理。”

阿母亲操逐女戈，人伦欲变待如何？

一宵缓死非不见，留取芳名利益多。

却说次日，楚玉闻知此事，心中想道：“我为刘藐姑，受尽千般耻辱，指望守些机会，出来成就了这桩心事。谁想他的母亲，竟受了千金聘礼，要卖与钱家为妾！闻得今日戏完之后，就要过门，难道我和他这段姻缘，就是这等罢了不成！岂有此理。他当初念脚本的时节，亲口对我唱道：『心儿早属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肯依！』这三句话，何等的决烈！难道天也不怕，单单怕起人来？他毕竟有个主意，莫说亲事不允，连今日这本戏，只怕还不肯做哩。定要费许多凌逼，方得他上台。我且先到台上伺候，看他走到的时节，是个甚么面容，就知道了。”正是：

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

藐姑道：“奴家昨日要寻短计，只因不曾别得谭郎，还要见他一面；二来要把满腔的心事，对众人暴白一番。所以，挨到今日，被我一夜不睡，把一出

旧戏文，改了新关目。先到戏房等候，待众人一到，就好搬演。只是一件，我在众人面前，若露出一一点愁容，要被人识破，就死也死不成了。须要举动如常，倒装个欢喜的模样，纔是个万全之策。”正是：

忠臣视死无难色，烈妇临危有笑容。

话说众人见藐姑上台，齐道：“刘大姐，闻得你有了人家，今日就要恭喜了。”藐姑笑道：“正是！我学了一场戏，只落了今日一天，明日要做，不能够了。全仗列位扶持，大家用心做一做，好结我终身之局，未知列位意下如何？”众人说：“我们的意思，也要如此，有何不可呢。”楚玉心中暗气道：“怎么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有这样无耻的妇人！一些也不烦恼，也就去不得了，还亏他有这张厚脸，说出这样话来！我当初早知如此，岂肯辱身贱行，学这个营生来呢！再想到，是我差矣！独不思做女旦的，名为戏子，其实无异于娼妇。娼妇如何能养出贞节女子来，岂不叫人后悔无及！又想他，或者心上烦恼，怕人看出破绽来，故意装出这等笑容，说出这样言语，也不可。”远远望见那姓钱的来了，自古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且看他如何相待。

万贯到了台下，指着藐姑道：“他如今比往常不同，是我的浑家了。你们就是做戏，也都要离开些。别了挨挨挤挤，不像个体面。”藐姑说：“我今日戏完之后，就要到你家来了。我的意思，还要尽心竭力做几出好戏，别了众人的眼睛，你肯容我做么？”万贯说：“正要如此，有甚么不容。”藐姑说：“这等有兩件事，要依我。第一件，不演全本，要做零戏；第二件，不许点戏，要随我自做，纔得尽其所长。”万贯说：“这等，你意思要做那几出呢？”藐姑说：“我最得意的，是那《荆钗记》上，有一出『抱石投江』，是我新近改造的，与旧本不同。要开手就演，其余的戏，随意再做。”万贯说：“领教就是，只求你早些上台。”

楚玉听了道：“这等看起来，竟是安心乐意，要嫁了他了？是我这瞎眼的，不是当初错认了人，如今悔不及了，任他去罢。”藐姑说：“列位快敲锣鼓，好待我上台。”又叫楚玉云：“谭大哥，你不用懊愁，用心看我做。”楚玉答云：“我是瞎眼的人，看你不见。”藐姑也不做声。对众人云：“天已将午，可开戏了。”只见万贯身穿丝服，头戴一顶蓝色毡帽，取一把交椅，在台子近前坐定。看戏人，两旁挨挤。藐姑扮钱玉莲上场。

唱道：

遭折挫，受禁持，不由人不垂泪。无由洗恨，无由远耻，事到临危，拚死在黄泉作怨鬼。

白：

奴家钱玉莲是也！只因孙汝权那个贼子，暗施鬼计，套写休书。又遇着狠心的继母，把假事当做真情，逼奴改嫁。我想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焉有再事他人之理！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只得前往江边投水而死。此时已是黄昏，只索离生门，去寻死路。我钱玉莲，好苦命也！

唱：

心痛苦，难分诉，我那夫呵！一从往帝都，终朝望你偕夫妇。谁想今朝，拆散中途。我母亲信谗言，将奴误。娘呵！你一心贪恋他豪富，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

白：

来此已是江边，喜得有石块在此，不免抱在怀中，跳下水去。且住！我既然拼了一死，也该把胸中不平之气，发泄一场。逼我改嫁的人，是天伦父母，不好伤他。那套写休书的贼子，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为甚么不骂他一场，出口气了好死！（指着万贯道）待我把这江边的顽石，权当了他。指他一指，骂他一句，直骂到顽石点头的时节，我方纔住口！

唱：

真切齿难容！（怒指万贯道）坏心的贼子，你是个不读书，不通道理的人。不与你讲纲常节义，只劝你到江水旁边，照一照面孔，看是何等的模样，要配我这绝世的佳人？几曾见鸚鵡做了夫，把娇鸾彩凤强为妇？

唱：

（又指道）狠心的强盗，你只图自己快乐，拆散别个的夫妻。譬如你的妻子，被人强娶了去，你心下何如？劝你自发良心，将胸比肚，为甚的骋淫荡，恃骄奢，将人误！

唱：

（又指道）无耻的乌龟，自古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你在明中夺人的妻子，焉知你的妻子，不在暗中被人夺去？别人的妻子，不肯为你失节，情愿投江而死。只怕你的妻子，没有这般烈性哩！劝伊家回首，回自把闺门顾。只怕你前去找狼，后边失儿。

万贯点头，高叫道：“骂得好，骂得好！这些关目，都是从前没有的，果然改的妙。”藐姑道：“既然顽石点头，我只得要住口了。如今抱了石头，自寻去路罢。”抱石回头，对楚玉云：“我那夫呵！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一心要嫁你，今日不能如愿，只得投江而死！你须要自家保重，不必思念奴家了。”说罢，遂跳下台去。万贯见了，喊道：“快来捞人！”众人也喧噪起来。楚玉跑到台边，高叫道：“刘藐姑不是别人，是我谭楚玉的妻子！今日之死，不是误伤，是他有心死节了。这样水之中，料想打捞不着他。既做了烈妇，我也

要做义夫了！”向水中叫道：“我那妻呀！你慢些去，等我一等！”
说罢，遂也跳下水去了，要知端底，再听下部书（比目鱼）分解。